

浏阳妹子沈诗雨“北漂”十年逆袭成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

为演好角色 她把自己扔进了印染厂

背水一战 小镇姑娘要去闯北京

扎根生活 和工人成了真正的“工友”

“荷花奖”舞剧《热血当歌》 开启全国巡演

长沙晚报4月1日讯(全媒体记者 黄能 通讯员 唐远)“起来!不愿做奴隶的人们!把我们的血肉,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……”一字一句铿锵有力,一声一声催人奋进。3月31日晚,舞剧《热血当歌》在湖南大剧院上演,开启全国巡演序幕。

《热血当歌》荣获第十三届中国舞蹈“荷花奖”,入选国家艺术基金推广交流资助项目。《热血当歌》巡演首场,台上演员们以精湛的舞技和生动的肢体语言,深情演绎了田汉、聂耳、安娥在民族危亡时刻的英勇抗争。

据了解,随着全国巡演开启,《热血当歌》将陆续在泰州、苏州、无锡、福州、常熟等城市上演。

清明节,来长图学插花

长沙晚报4月1日讯(全媒体记者 宁莎鸥)本周,长沙图书馆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,想看电影,想玩解谜游戏,想听传统文化故事,都可以来长图。清明节期间,长图还推出了茶艺课堂,让你学会最时下的花材搭配。

“春回大地,万物复苏”,来耕读园里呼吸花草树木的芳香,听鸟啼,观察植物是不错的选择。在食育老师的指导下,认识春天常见野菜,动手制作青团,感受春天的味道,唤醒味蕾的记忆吧。

基于时下火爆的“剧本杀”游戏,长沙图书馆依托新三角创客空间建立“剧本阅读解谜体验馆”。以“阅读+演绎+游戏”的立体化阅读形式,通过游戏演绎剧本中的人物角色,深度体会其内心故事和情感路程,从“推理”“解谜”等环节融入剧本故事,在互动体验中提升阅读价值。6日,邀你组队来挑战。

清明节,又称踏青节、行清节、祭祖节等,源自上古时代的祖先信仰与春祭礼俗,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,既是自然节



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宁莎鸥

近日,电影《孔秀》在长沙举行了路演。电影女主角、浏阳妹子沈诗雨看到观众席里的父亲、舅妈,欣慰地松了口气。从十年前义无反顾地“北漂”,到如今成为欧亚国际电影节“最佳女主角”,面对起初不理解



沈诗雨在长沙路演中。



扫二维码 看相关视频

“其实很小就对表演有了兴趣。”沈诗雨说道,小时候看电视里的人飞檐走壁,觉得他们的故事很有趣,“演戏是一种角色扮演,可以去体验别人的人生。”

用当下流行的概念,沈诗雨应该是“i人”,内向胆小,小时候不敢一个人去饭馆,不敢一个人看电影,“表演是情绪发泄的唯一出口”。但在小镇里,身旁没有亲朋有这样的艺术细胞,家里也没有财力支持,父母对她的要求,就是安稳找个工,平平安安过一生。对她来说,考上中戏北电这样的专业院校,也许是仅剩的机会。她尝试过,失败了,只得去四川的一所普通大学学表演。

2012年毕业后,沈诗雨回到长沙,还是想干表演的活,于是接演广告片,拍电

天道酬勤 十年辛苦“熬”出了“最佳女主角”

“一个小镇的姑娘到了大城市,你一定听过这故事。”陶喆在《小镇姑娘》中如是唱道。如同歌里唱的,也如同很多小镇青年的经历,沈诗雨的北漂之路励志、坎坷且充满艰辛。

“当时就觉得自己像沙粒一样,漂浮着的,根本没地方落地。”沈诗雨回忆。最初的几个月,她只能长期寄居,偶尔接几部学生毕业作品,片酬几百元一天,对于每个月三千元的房租是杯水车薪,她不敢出门,也没钱出门,“在长沙至少不用租房。”

微光来自2015年年末,也是一部学生毕业短片《求佛》。这部作品拿下了那个学院影展几乎所有的重要奖项,沈诗雨也获得“最佳女演员”。她第一次觉得自己的演技受到认可,此前她对是否成功充满了怀疑,这一刻她感觉自己至少像个演员了。

也许是那部短片让更多人看到了她,越来越多的短片找到她,也有长片上门。她也接连拿到北美青年电影节最佳女主角、2023年海浪电影周最佳演员,累积着认可。

出演《孔秀》其实也是机缘巧合,“就是攒了十几年的运气,在这一刻爆发了。”沈诗雨笑言。拍《求佛》就是朋友帮忙忙的简

视栏目剧。最记得的经历是参演古装剧《刘汉砍樵》,演一个龙套角色,公开的演员表都懒得收录。收入不稳定,为养活自己她上过三次班,卖过衣服服过摊。亲友都不理解,也不支持,觉得她演员的工作像无业游民一样,还不如去考个卫校当护士,或者去父母朋友的模具厂上班。理想与现实交战两年,沈诗雨免疫力出现了问题,常常过敏,经常跑医院,打解毒针。

天性爱自由的她终究跟职场格格不入,有个重要的朋友开解她,影像的最高艺术是电影,北京是中国电影的中心,不如去北京试试。思考了半年,沈诗雨踏上了“北漂”的旅程。用沈诗雨自己的话“这是背水一战”,那一年她26岁。

历,《孔秀》同样如此。朋友告诉她电影招募演员的消息,她觉得选不上没交,朋友便帮她在平台上代交了简历。导演、制片人觉得她素净的气质跟女主角孔秀很契合,聊了两个小时后,她拿下了这个角色。

目前,《孔秀》在影院放映中,该片拿到了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剧本奖,她也凭此片拿下了欧亚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。沈诗雨此前也拿过多个表演奖项,但这尊国际B类电影节奖杯显然更具含金量,“算是终于有了自己的代表作。”而这时,距离她2015年开始闯荡北京,已经过去了十年。



沈诗雨饰演孔秀。均为受访者供图



做客长沙,东西讲了什么东西?

黄能

3月31日,作家东西做客长沙东·雨花店,畅谈小说集《城外》的书里书外。本书包括《城外》《美丽金边的衣裳》《慢慢成长》《痛苦比赛》《肚子的记忆》《祖先》共6篇中篇小说,近日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东西,广西文联主席、广西作协主席、广西民族大学教授,曾凭中篇小说《没有语言的生活》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,2023年其代表作《回响》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。

此次做客长沙,东西透露,他对湖南有深厚的感情,从族谱追溯,他的祖辈来自湖南怀化,他本人早期写作也受到湖南作家沈从文的启发。对于阅读和写作,他分享了自己的独特思考。

谈《城外》:看到了自己的写作出发地

现场,东西与中山大学教授、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展开对话,并同读者进行互动交流。

“《城外》是我比较早的中篇小说合集,那时候的小说写得生机勃勃,充满了探索性,是一种顽童式写作。”东西表示,“顽童式写作”是对文学充满探索精神的写作方式,早期他喜欢读一些标新立异的小说,喜欢在生活中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,这就是谢有顺概括的“日常生活的惊骇”,虽然这是谢有顺对《回响》的评价,但也适用于《城外》。“里头充满青春期的荷尔蒙和叛逆,以及对文学的执着乃至偏执的向往。”东西说。

“这本集子出版以后,我觉得它不仅是我跟故乡的关系,还是跟写作出发地的关系,我惊讶地发现有这么多的巧合。同时,我也发现我还有那么多的坚持。”回顾早期作品,东西自己也不无感慨。他介绍,他早期写作是以家乡为背景和舞台的,《城外》就收录了几篇关于乡土的小说。而后来的《回响》中的双线叙事,其实在《城外》里就出现了,其他像多角度叙事也早有端倪。“每个作家都有写作性格形成的

时候,我的写作性格形成是在上世纪90年代,那个年代强调写作要有创新性,要与众不同,我一直坚持到了今天。所以看这本书,我看到了我出发的地方。”

谢有顺长期关注东西的写作。在他看来,上世纪90年代先锋小说风行,采用多角度叙事,多线索叙事,塑造扭曲、变异、夸张的人物形象,这样处理是为了和日常生活拉开一点距离,文学不是简单地复制生活,而是将现实生活打散然后重组,在跟生活像与不像之间,建立起观察世界的方法。《城外》就呈现了这样的观察方法,它保留着东西早期的探索风格,从日常生活出发,但又不断发生反转,让读者看到平常事件和人物背后隐藏的波澜壮阔的内心活动,以及人性的微妙。这往往是光明与黑暗、希望和绝望的交织,让读者对人性的认识和对自我的认识,一下子开阔了。

“小说家的本事就在于他能够创造不同类型的生活,虚拟不同的人生,虽然我们只能过一种人生,但通过阅读可以经历别人的人生。这样一种人生的叠加,使得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宽广、更丰富。”谢有顺说。



东西《城外》分享会在长沙举行。宋科钺摄

谈阅读:我们需要“有难度的阅读”

谢有顺认为,具有现代意识和先锋精神的作家,能够在表面的真实下面,看到另外一层更内在的真实。而双线和多角度叙事,包含了作家为了逼近内在的真实,调动的不同叙事手段。“他们告诉读者,不要那么简单地接受一个结论,不要那么简单地相信一种真实,生活和事物的背后也许还藏着很多的可能性。”

谢有顺提醒读者,这类小说读起来会有一些的难度,但读一些有难度的小说,正是我们需要的,要想观察到现代

社会的真实,需要不同的角度,当了解了不同的侧面、角度之后,也许那个真实才能称之为真实。

对于“要有难度的阅读”,东西深表认同。他说,现在有一种“爽文”阅读的趋势,大数据根据算法推荐人们喜欢的东西,这是需要特别警惕的事情。很多人用可爱、好不好读来选择一本书,这就像短视频的算法推荐,让你只吃喜欢的甜食,就吃不到别的食物了。作为真正的阅读者,一定要警惕。

“有难度的阅读,这是改革开放引进各种思潮之后,对我们这代人的刺激,越看不懂的书越愿意读它,为什么?翻过这座山,你就会豁然开朗。”东西说。

不止阅读,在东西看来,技术的更新换代,让写作者也要保持警惕。现在,很多家用AI来帮助设计情节,一些影视公司在开发影视作品的时候,甚至会找观众帮忙设计故事情节,起初他也以为这是正确的创作办法,但发现搞不下去,如果集体无意识成为创作方法,这样的作品永远没有独特性。“作家如果被读者的爱好绑架了,你的主体性就会消失。好的东西恰恰不在那种集体无意识里,而是非常独特的。”



《城外》/东西 著/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/2024年3月

叶耳散文的城与乡

耿立

湖南籍深圳作家叶耳满怀乡愁,又拒绝乡愁。他喜欢在都市里看偶然才出场的星光,觉得这星光就是别样的乡村符号。

叶耳在都市看到的夜色里的灯盏,他拿熟悉的乡间的星星做比,说这很动人。我觉得这样的星空是他早年的生活在现代都市嫁接。

叶耳的星空是文学图腾,这照耀他引领他,也有限定他,这就是他的挣扎。星空是属于乡村的山野的农业文明的,它天然带有几千年来积淀的诗意,也会给人们回溯与复古的冲动。叶耳的散文对乡村更加契合,我们看他笔下的星星:“麻雀在星星的住所倾听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少年的星星,它们在闪烁。嗯,你听,合唱团的青蛙一阵又一阵,一阵又一阵地在操练。美好是因为歌唱而动人的,世界上最好的曲子被青蛙们弹完了。日复一日,周而复始,从来不会感到厌倦。是啊,美好的演奏怎么可能被厌倦呢?”麻雀、青蛙是因少年的星星而操练而演奏,这是故乡的风景,也是现代乡愁的根基,它有疗愈现代都市病的功能。

我们知道一个人离开故乡,回望故乡的时候,更多的是温暖,是苦难过滤后的回甘。于是,很多人的故乡,即使周作人、汪曾祺笔下,也是乌篷船、咸鸭蛋的风俗画的美,多是一种轻逸,遮蔽了苦涩,或者把那些东西留作了空白。

叶耳是一个在都市做梦的人,“这个物欲横流时代,有还在做着纯粹梦想的人,无疑是幸福的,像宽广的河流,保持了纯净的心。”

他是乡村下的蛋在城市孵化,“我这是客里山孕育的一枚蛋,像我手里捧着这枚:沉默而独立。圣洁的外壳里一定蕴藏着纵深的根,如同植物的呼吸,有着鲜为人知的秘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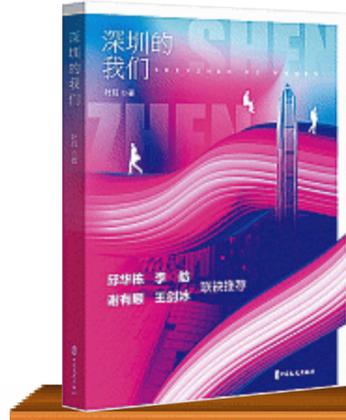
他从乡村走向都市,又从都市返回乡村,最后又回到都市,是什么让他这样反复反和徘徊?我觉得这是和他的梦有关,和远方有关,他的故乡既有现实的真实存在,又有超越真实的一种存在,“我青春中最美好的时光都在那个远方度过。我的爱情,我的梦想,我的眼泪与故事,包括我一个失眠的疼痛与忧伤。”

这种远方,我觉得是更宽广的乡愁。这种乡愁,作为子宫般的依恋和怀念,它是一种价值观。故乡是我们成人后的一种童年的留存,它是我们的想象空间,回忆故乡是表达了在现存社会的焦虑需要平复。故乡是一种情感结构、心理结构,里面有想象和虚构,它是精神的脐带。鲁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,在《朝花夕拾》里先生说

他屡屡忆起儿时时在故乡所吃的蔬菜:菱角、罗汉豆、茭白、香瓜。凡这些,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;这些曾是他思乡的蛊惑。鲁迅先生是看得明白的,这个也许吓唬他一生,使他时时反顾。但我们觉得,这是愿意。

毕竟叶耳生活在当下都市,在其出版的散文集《深圳的我们》中,他写了在都市打拼人的经历:那些打工妹、发廊妹、环卫工人、那些乞讨的老头、看相的老先生……这是社会的底层,为口饭而拼,但不沉沦,“每一张脸谱都洋溢着别处生活的微笑”,生计就是他们的一切,都市不接纳,故乡在远处,“大地上只剩下了建筑和活动的人。万物变得坚硬而冷漠。”但不管怎么说,乡村命定要退场,如果把城市比作一年青春者,我们就要承认城市/乡村存在的巨大张力的落差。

叶耳散文走的是艺术散文的路子,他的语言诗意,在诗意里有着坚硬的真实和远方的柔软。我喜欢他在纸上建立的故乡和故乡风景:“方言在今夜纯正推得一塌糊涂。今夜故乡用有力的手将我撑开。世风日下的群山和广场,行人分明隐身于遥远的天际。隐身的生活也遍地生长,只有狗尾巴草在遗忘的路上越长越茂盛。庄稼地里的庄稼,每一条都是路。无需在庄稼地里多言。月光的角度,高过你的眼镜。也构成了心照不宣的草木、溪流、山花。沿路中的野花好艳,好像要把世上的灿烂开完。”



《深圳的我们》叶耳著/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/2023年12月版